

## 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賽花鈴 第十回 觸權奸流西剿寇共罹殃

卻說魯元文，被著沈西苓當面譏諷，不覺大怒道：“豈儒如此無理，誓不與共立朝端。”遂央人做就本章，次日早朝俱奏。那本內備說西苓冒籍欺君，不供郎職，與流寇暗通消息。共開八款，遂奉旨下著大理寺審究。項工部見報大驚道：“吾每每說那魯元文奸險非常，不可與之爭競。誰想西老不聽吾言，果有今日之禍。”遂往見魯元文，代為請罪。又央兵科給事中田大年並同年保奏。奉旨姑減一等，押發遼陽安置。沈西苓得旨，因以欵限難違，即與紅生作別。恰值項工部亦攜酒餞送，三人坐下痛飲了一回。沈西苓潸然泣下道：“弟為奸臣陷害，遠配遼陽。今此一別，祇怕後會無期了。”項工部道：“仁兄雖則遠行絕塞，料必天相吉人，旋車有日，萬乞加餐自愛。”紅生道：“今日之行，實為咎賊所陷。弟恨綿力，不能少奮一臂撲殺此獠。倘有僥幸日子，管殺他也到雷州。”沈西苓道：“吾一身固不足惜，所痛家下老母與舍妹別無倚賴。倘蒙仁兄念及故人，肯為青目，感戴不朽。”言訖握手歔歔，淚如泉涌。紅生道：“天恩雨露，不日金雞詔下，仁兄且自放心前去。所諭之事，自然領教，不必掛懷。”遂滿斟一杯，遞與西苓。西苓接酒，悲憤不能下咽。剛飲得一口，遂即放下。項工部又再三解慰。既而酒散，修下家書一封，遞與紅生，道：“此書煩兄帶至家中，付與家母親拆。若在京中，諸事已有老僕主管，我已會付他即到仁兄寓所。待榮歸之日擊帶歸去。”當下牽袂依依，再欲吩咐幾句，卻被長解催促，祇得灑淚而別。紅生歸寓，又作律詩一首，並盤費銀五十兩，著人趕去送上西苓。其詩曰：

灑淚陽關北，相看雲路賒。  
別離從此日，生死各天涯。  
露滴征衣冷，風翻雁影斜。  
此行無驛使，何處寄梅花。

紅生正在寓中悶坐，忽聞外邊紛紛傳說，所中本省舉人，對上俱要親臨復試。紅生也未免把那經史溫習一番。到臨場那一日，祇見御頒題目卻是“皇都春雨”二十韻。紅生素習詩詞，這二十韻祇消一揮而就。

鐘聲初應律，鬥柄正逢寅。  
奎壁文明轉，乾坤沛澤勻。  
卷簾書帙潤，落筆墨池馴。  
浪底鼉鳴急，溪邊燕影頻。  
恩弘培嫩草，怒激散浮萍。  
弱質驚摧委，名花喜濯塵。  
暮煙生古壑，晚浦接平津。  
野豹皆藏霧，江豚盡出濱。  
宮桃紅色亂，御柳綠容新。  
氣冷侵朝袖，陰濃覆座茵。  
催開孤嶺秀，洗出五峰真。  
鳥鵲咸依倚，蛟龍豈隱淪。  
雷鳴千里肅，澤降萬家春。  
無語花翻檻，多情鳥喚人。  
風來雲片片，水過石磷磷。  
瑞應黃農象，祥符虞夏淳。  
耕夫忘帝力，士子歎皇仁。  
詔就來丹闕，詩成獻紫宸。  
調元憑碩輔，濟世貴經綸。  
幸有懷才詔，還邀御目親。

紅生出場，自覺文章得意，遂將試卷並平昔窗稿梓刻，遍送朝中士夫。忽一日，官報報來，備說試官將試卷進呈御覽，皇上看見了紅生排律，龍顏大喜，欽賜二甲進士。紅生聽說，歡喜不盡，即日進表謝恩並拜見了科部各官。即欲整頓行李，給假省親。忽見長班報說：“項老爺來拜。”紅生慌忙迎進，坐定，項工部道：“承惠尊稿，句句清新，篇篇珠玉。自應皇上恨相見之晚。昨弟偶在魯總老府上赴席，魯翁取出錦軸見示，內有仁兄祝詞。後至牡丹亭小敘，又見壁上絕句就是吾兄稿中之詩。魯翁聞知，十分欽慕。訪得仁兄未諧佳偶，欲將伊女結為尊配，持簡不佞執柯。”說罷，又指著階下僕從說道：“魯翁惟恐小弟不為轉述，又遣盛價在此。一來奉賀高捷，二來恭報佳音。”紅生道：“弟已有聘在先，雖辱雅命殷殷，實難遵奉。”項工部道：“前日沈西苓亦言兄未完姻，今何相拒之堅耶。況魯翁雖則武職，官居極品。伊女千金閨秀，淑德素嫻，乃肯慕才見招，亦是十分好意，幸乞三思，毋致後悔。”紅生正色道：“無論小弟已有糟糠，即使一世無偶，亦豈以魯翁為念哉。我友沈西苓無辜受其毒陷，弟既不能奮臂以雪朋仇，復又與彼結為姻婭，則是上何以對蒼天，下何以謝西苓乎？人生世上，富貴不忘其舊，利欲不動其心。我與西苓之誼也。寧肯富易交，而貴易妻哉。況此事亦台翁所目睹也，西苓即台翁之至交也。設使弟貪富貴而就姻，諒台翁決不色喜，何況為弟作伐，於心安乎？幸乞善為我辭，感甚荷甚。”項工部聽說，不敢再勸，怏怏而退，竟寫書回復了魯元文。

那些僕從聽見紅生說了這番話，更回去一一對那魯元文說了。魯元文大怒道：“不中抬舉的小畜生，怎麼這般無狀，倒把狂辭唐突我麼。想這小畜生也是南直隸人，一定是沈西苓同黨了。前日沈西苓放肆，被我一本就弄到遠遠地方，諒這畜生是第二個小沈了。”正在躊躇之際，恰值大倉王守備差著家丁，將密揭投遞。魯元文拆開一看，內中備言黑天大王猖獗，難以剿除，致彼都院具本劾奏，懇乞請旨調將收服等情。魯元文看罷大笑道：“那唐雲也忒奇怪，我老魯不能剿滅，難道再沒有強如老魯的麼？”又低首沉吟了一會，不覺眉頭一皺，計上心來，呵呵笑道：“我要把那廝陷害，有何難哉。也不須尋他過惡，也不須囑託糾纏，祇消假公濟私。明日奏上一本，舉薦他征服唐雲，卻教各路協鎮莫發救兵。待他孤軍深入，那條性命，卻不穩穩送在黑天王之手。即使不致陣亡，保不得損兵折將。那時以軍法究治，也不怕他不死。萬一僥幸得勝，我又得舉薦之功，再加陷害亦未為晚。”

當下計議已定，次日早朝即具疏舉薦。尋奉聖旨批下，授紅生以兵部職方司之職，即著團營總督魯元文速撥三千羽林軍，著即督兵征進，俟有功之日另行陞賞。紅生接了詔旨，不勝憂忿。明知是魯元文所害，然聖旨已出，無可奈何，祇得領了敕命，刻日起程。臨行那一晚，項工部與各部屬俱於蘆溝橋設酒送餞。既而眾官散去，項工部獨留在後，執手向著紅生道：“兄亦曉得麼，此舉乃魯總督以卻婚之故，所以假公濟私。明為保舉，實圖傾害。惟兄以軍務為重，早晚用心，以成大功，弟當側耳而聽捷音也。”紅生道：“魯元文狡謀陷害，小弟已悉其情。但今為天朝效力，雖馬革裹屍，亦何畏哉。”遂與項工部作別而散。

次日起程，集點將士，卻多是一班疲病老弱之輩，並沒有半個壯丁。紅生暗暗歎息道：“前日魯元文率領許多兵馬，兼有王彪助陣，尚且損兵折將不能克服。況今勢非昔比，以疲憊之卒而欲剪此強梁之寇。魯賊的謀計雖工，在紅某一身亦不足惜，其如國事何？”遂上疏請益，疏凡三上，俱留中不報。紅生不得已，祇得領了三千軍士迅速出京。在路脂車峭帆，不一日已抵泖湖，自與唐雲對敵，按下不題。

卻說何半虛自從問了紅生照提之後，棄儒納吏。隨又營謀考滿文書，託人進京幹選了山東魯橋驛一個驛丞。遂與方蘭商議，要作速行禮做親，以便一同赴任。方蘭道：“祇今紅玉仙已經逃遁無蹤，若要行禮成親，祇消我三寸舌，向著家孀母甜言說合，不怕不從。但舍妹性資執拗，須要緩款而行方得妥就。設或吾兄如此造次，小弟便不敢鬥膽相許了。”何半虛看見方蘭作難，料因心事未足，便將所許的八十兩找足，外又加禮銀四兩，尺頭二疋。方蘭得了許多禮物，滿心歡喜，便領了他的言語，即向方老安人面前再三撮合。祇因這一番，管教：

雲翻雨覆風波起，玉碎香消脂粉寒。

畢竟方蘭走去，說出甚麼話來？要知端的，且聽下回解說。